

人在旅途

草塔的羊肉和同山的酒

干海微

“草塔的羊肉、岭北的鸡、安华的牛肉、应店街的狗肉。”当我们坐在诸暨草塔镇鲜羊宴馆的八仙桌上大快朵颐时，东道主华丽在一旁如数家珍。草塔镇是旧称，位于诸暨西南部，2019年与大唐镇一起撤销建制，合并为大唐街道。在此前，草塔羊肉早已声名鹊起，成为当地响亮的招牌。

江南的吃食常以农作物与水产品为主，讲究精巧雅致、清淡鲜美。杭州酸甜可口的西湖醋鱼、苏州菊黄蟹肥时的大闸蟹、乌镇甜而不腻的定胜糕……似乎这些风雅之物才与钟灵毓秀的江南相吻合。诸暨人好肉不足为奇，如此好羊肉，在江南实属少有。

步入羊宴馆后，我竟有身处北方苦寒之地的错觉。门口伙计正烧烤秘制羊排、羊肉串，现场烟熏火燎，弥散着孜然浓重的气味。点菜间显眼处摆放着整只已被剥皮的小羊羔；以羊头作装饰的大盘中装有羊身上的各个部位，从四肢到五脏。眼前这场景着实让我不忍目睹，却只能宽慰自己，入乡随俗。

整个大厅座无虚席，萦绕耳畔的吴依软语提醒了我，这可是越国古都、西施故里，江南越文化的发祥地呀。

早在夏朝中期，夏少帝少康封庶子无余为诸侯，使其成为越国始祖。春秋末年，无余后裔允常建国都于诸暨境内，自此，与同居长江下游的吴国展开了长达30余年、历经两代人的争霸之战。最终，允常之子勾践迫使吴王夫差自杀，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。这段历史，在诸暨及周边的土地上留下越女西施救国、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作为曾经的越国国都，诸暨人有过身居皇城帝都的大家风范，这与他们个性中的豪放大气应该有些关联。越国两国国王，曾两次从诸暨出发起兵攻吴，这在诸暨人的骨子里又刻下了坚韧忠勇、百折不挠的品质。再分析其地理位置，诸暨虽地处南方，却是靠近长江以北，与北方相近。且诸暨多山地，自然裹挟几分山里人的“蛮气”。这些因素叠加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诸暨人虽处江南一隅，却有类似北方人的性格与饮食习惯。

羊杂四拼、羊骨头、白切羊肉、酸菜羊血羹陆续上桌。在做法上，草塔羊肉融合南方菜特色，以蒸、煮为主，体现食物的原汁原味、自然鲜美。当然，原材料的新鲜细嫩不可或缺。食肉，岂可无酒？华丽从酒坛中倒出同山烧，顿时酒香四溢，“醉”人心脾。轻酌一口，甜糯绵醇稍带些辛辣的味道从舌尖贯穿而下，胃腹顷刻间感受到一股温热，随即发散至五脏六腑。

于是一桌人聊起同山镇的酒。同山烧以当地特产的高脚拐糯高粱为主要原料，取天然深山泉水为水源，以独特的古法工艺酿造而成，素有“江南小茅台”的美誉。听闻同山镇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时，我便定下了第二天的行程——探访同山“酒”镇。

沿着安同线过同山隧道，便进入了同山镇。在路边一只只大酒缸的引领下，我们很快抵达镇中心。镇中心仅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道，两旁是村民集资建造的楼房，统一的下店上宅布局，卖酒、卖酒坛、卖糯高粱，街道两头还有几家有些规模的酒厂，酒镇的特色显露无遗。我们进入一家以“寿氏蜂蜜”为招牌的店铺，发现里面竟是主营渔具，蜂蜜和烧酒倒成了“捎卖”。

我们买了些店家自酿的酒和蜂蜜，并在他们的指引下，进入附近的唐仁村。唐仁村是江南寿姓集聚地，与舟山一些小岛的命运相似，居住的多为故土难离的老人。经过“郎贵第”气势宏大的砖木建筑群，沿着四通八达的弄堂行走，发现里面多为年久失修的木质楼房，到处是颓垣败瓦和废弃的农具，木柱、木椽和斑驳墙体，诉说着岁月中的盛衰荣辱。

迈入一处砌有蓄水池的院落，与居住的老者闲聊。老人向我们展示了土灶上上下两层、称为“甑”的蒸酒工具，并介绍起制酒的方法。下层木质的桶放置已完成发酵的高粱，上层高长的盖用锡制成。蒸酒时，桶内的酒气慢慢蒸馏至上层，冷却后凝化成酒。

“村里就剩两户人家还用锡盖，别家都用不锈钢了。”老人说道，刚喝了二两烧酒的脸上红润、自豪，目送我们在三三两两的狗吠声中离开。

在以“食”为引子的游走计划中，诸暨是第一站，因时间关系，只能浅尝辄止。虽有遗憾，却也收获颇丰，舌尖上，不止美味。

心灵隽语

秋天的畅想

薛晓波 文/摄



一场秋雨一场凉，随着秋天的到来，夏天的闷热和潮湿，悄然隐退。夏天太热，冬天太冷，春天忽冷忽热太过矫情，四季中，我最喜欢秋天。秋天瓜果最多，景色也很美：栾树上挂满了一盏盏小灯笼，银杏叶呈现金黄色……

院墙外，花越长越高，越开越艳。草也不甘示弱地疯狂生长，占满了通向院门的小径。去年秋天种下的芭蕉，每天都有惊喜，新的叶子从树中央蹿出来，然后散开，接着又有新的叶子蹿出来。不到一年就从墙脚一株不起眼的小植物，长成了亭亭玉立的“大姑娘”，如今已与围墙一般高，占据了草坪的C位。秋天的花丛好不热闹：蝴蝶在飞舞，蚂蚱在跳跃，秋虫的鸣叫时停时歇。

院子里的竹子又高又密，叶子青翠欲滴；风车茉莉沿着落水管越爬越高，已经到了屋顶；窗前的月季花，一朵朵、一簇簇，争先恐后地开着；鱼缸里的碗莲出水

很高，娇小玲珑；米兰散发出淡淡的幽香，九里香缀满了白色小花，三角梅依旧怒放着……院里院外都是景色。

秋天一到，我便开始向往围炉煮茶的生活。去年秋天每到周末，我便在院子里摆上台子，铺上漂亮的桌布，开启围炉煮茶的节奏。鬼面风炉空间大，炉子里可以烤地瓜、烤串；红陶炉用来煮茶最适合，边煮边饮。一家人围着炉子，赏花煮茶，品味美食，十分惬意。

今年，我又早早地谋划起入秋后的惬意生活。买了一张胡桃木茶桌，配了一把椅子、两条凳子，淘了喜欢的置物架、茶具、摆件等，在阳台布置了一个茶空间。又新入手了一个紫铜小炭炉，准备了一箱菊花炭，等到天气再转凉一些，便可以邀三两好友，在新的茶空间里，围着炉子，烤着串，煮着茶，沐浴着暖阳，聊人生百态，一想到此，心里又美上了。

似水流年

把一叶乡愁装进梦里

杨小琴

日落时分，余晖洒满了天边，层层叠叠，多彩的晚霞轻柔的几笔就把古镇变成了浓墨画似的，显得神奇妩媚。我大老远就停好车，打算步行穿越古镇，不想破坏当下的这片盛景。

路边的空地上，一大片花儿很妖娆地开着。这些花我第一次见，名字当然不知道，吟一句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”，心中似有所感。另一边，有些花儿懒懒地垂着。儿子说：“你看，花儿都倦得要睡了。”

那些多情的燕子正把地上的花朵残瓣和软泥一同衔在口中，飞到院落梁间，构筑它们的香巢。

我径直走到大门口，门口的黄鱼构建赫然醒目，它是东沙古镇这座百年海岛古渔镇最有力的名片。古渔镇三面环山，一面依海而建，据说，这一面是当年徐福带着信仰去海外，为秦始皇求仙丹东渡的登陆水域，岛上山雾缭绕缥缈，宛如仙境一般，后来，这个地方被称为“蓬莱仙岛”。静静的水流依偎着这座古镇，陪伴它穿过繁华或伤痛的悠长日子，把红色的历史掩入水波，烟雨亭楼，桨声灯影里的幽幽故事写满了古镇的每个角落。

停驻在镇中苍老的旧船，斑驳的旧渔网，鹅卵石铺陈的小路，风吹起的白帆，和一声悠长的号角，仿佛置身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”的浩瀚岁月中。

走在百年古镇的大街小巷里，时间都好像静止了。屋檐上的大红灯笼流苏随风轻摇，海棠糕散发的甜香让人久久驻足，曲径通幽的古街藏着昔日的繁华。似乎现实生活都在这里消失了踪迹。抑或是荡漾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鸟语花香的山水田园中，这里清夜无尘，月色如银，让人流恋，让人陶醉，让人舒爽，让人遐想，如一幅桃源美卷款款展开。

到此为家，这里的乡民淳朴善良，热情好客，一碗海鲜面果腹，有着朝日“才见喧阗朝市散，晚潮争集又横街”的渔都繁盛景象。

想来这里的文人墨客不会孤独，在幽幽的古巷徜徉，被那么多笔下的精灵陪着，心灵的小径就铺满了鲜花雨露。清风徐来，白云悠悠，一路水草清香，云深径僻，即使独坐幽篁里，不闻人语响，也时不时有鸟鸣相伴，溪水潺潺……

大致是因为南山悠然，篱菊才萋萋；因为深山幽林，古刹才寂寂。因为明月松间照，清泉才石上流；因为行到水穷处，才能坐看云起时。因为那份热爱，每一轮新月，都是一首凉凉的清风词；每一阙婉转的小令，都是白云客；每一颗行走的星星，都化作被露水疼爱过的眼睛，它们挂在天上，帮你抚慰白昼的不悦。

广袤无垠的夜，诗人沙沙作响的笔，就会缓缓蘸着光晕，给这片大地写深情款款的信……